

收操一批

221

徵塵

一輪

傲  
塵



入  
一  
冊

# 微塵序

在我的小說裡，脫離章回形式的，一部是「磊落」，一部便是這篇「微塵」。還有一部是「下山虎」。

這是雜誌主人的要求，我的本意，這是願意用章回體寫出，因為我感到章回體更容易接近大眾。

書店出板要我的短篇小說，打算湊够一集出一本書。可惜我的短篇全都佚失，沒有一篇存留，「微塵」只能算是中篇。

其實我寫這篇「微塵」的時候，本打算寫成長篇，不料寫在中途，官方把我的小說全部扣發，不準刊載。原因是莫明其妙。現在拿出來一看，棄之可惜，續着寫又沒有精神，勉強結束了它，算作中篇吧。

全篇的故事，確是真的，而且是我親眼所見的，事實或者比戰爭的還黑暗。讀者如果拿作笑話看，那就不是我寫小說，初意了。

像小說中的學校，全國不知有多少，這種學校造出來的學生，出來又教別人，中國的教育，怎麼能上軌道呢。

社會  
情小說

# 微塵

小的

## (一)

在這個繁華熱鬧而又未滅其古香古色的古城裏，有着不調諧的美。它是三面環山，一面臨水，風景上是個名勝，軍勢上是著名的古戰場。雖然是水陸碼頭，而交通並不便利。

站在城牆上，遠望南門外的山麓，蒼鬱茂鬱，襯着那古代的城樓，頗有畫意。俯視北門外的大河，張着許多許的白帆，綠掩如林，那遠處的長舟，就像幾張落葉，飄在水面。西邊即是層巒疊翠，一坐無際的山峯。

城的北門和南門，通着一條很長的大街，街的當中有個鼓樓，這裏是全城的中樞，最繁盛的地方，鼓樓底下擺着算卦批命的桌子，越發襯得古色盎然。

城雖然古，但市面却有很多的斯人物，這些斯人物，有一半是從大都市來的，有一

半是四書五經市來的人學。於是古道斜陽裏，也走着三五成羣的女學生，蓬蓬短髮，這也是一種不調僧的美吧！

城的東南角，有個最高學府：是一個廟改造的，紅色的牆，又刷上了一層白灰，正殿配殿都成了教室，旗桿懸着國旗，和尚不知那裏去了，換來一批學生。

學生的程度，和他們的年齡一樣的不同，有的相差懸殊，而劣的總歸多數。這原因是學校初立才三年，在鄉裏招學生是一件很難困難的事，尤其是大一點的學生，差不多都去作事或是賣力氣掙錢去了，誰還來念書？所以學校不管程度如何，是個學生就要，因此非常複雜，比社會還熱鬧。

學校是官立，鑒於學生之不好招，於是不但不要學費，而且還管宿餼。果然在學校招生考試這天，竟會造成空前未有之盛況。有的沒有事作，家裏貧寒，來投學校，先有飯吃，管他念書不念書呢？有的在都市裏住慣了，會幹作過機關的小職員老爺，現在沒事，又不願意回家，遂投到學校，暫且安身。有的因為學校裏有女生，

，可以調劑調劑枯寂的生活，當真也許戀愛一個，寫家作小太太，也倒不錯。所以學生便特別踴躍了。

這一羣作了多年的書獃書呆們，把書本早已拋掉，並且那時書本與這時書本又不合，考試的時候，一個個搔首撓腮，焦急萬狀，而又必須考得上，這一來，竟強硬的抄書本，叫外人遞小抄，把題目扔在窗外去，窗外早有應援，應援的比考試的還多，答案又往裏扔，若還是然。有的公然讓着，甚至打起架來，打得頭破出血，就這每月七塊半的火食費，多麼不容易。結果，老實的都沒考上，進至學校裏的，多半是惡劣不堪了。

壞學生都跑到一塊兒，這學校之難以管理，也就可想而知。而一切建設，不是因陋就簡，而是因簡就陋了。籃球場只有一個籃子，校長說的很好「一個籃子也是投，兩個籃子也是投；一個籃子還省得來回跑呢。」

禮堂和食堂併在一起，到「食」的時候就是會堂，到禮，時候就是「禮」堂。

裏面擺了許多板凳，這板凳大概是屬於禮堂的，因為學生們吃飯，永遠站着，站着大概是助消化。

爲了火食問題，學校當局和學生還起了一次大風波，幾平衡突起來。因為學校以爲火食應歸學校辦，這事至少能賺一筆錢，入校長的腰包。可是學生們非要自己辦不可，也就是不願意這筆錢叫校長賺了去。到底是當過職員的老師懂得這個，他們的理由說：「這不是干預學校行政，而是學生自己的錢自己辦。」相持許久，還是學生佔上風，因為學生就要逐驅校長。學生沒考進來的時候，學生是狗；進到學校之後，學生就是神仙了。校長一想：少賺一筆就少賺一筆吧，到底是位置要緊的，風潮算是平靜下來。

學生辦的火食，比學校辦的還儉省，每天只吃窩頭鹹菜，月底合算起來，每人從火食費裏，還省出兩三塊錢來——自然，這是那個年頭兒，這兩三塊錢在那個年頭兒，真能作個大褂，嫖妓還能睡幾宵。

在那縣城裏，一品錢就可以宿娼。一塊錢換四品多呢。有的可以九百錢，或是一品錢再饒一品多福烟。那只看還價的工夫甚麼樣了。學生對於這事，大概會不外行，可是十個有八個長上楊梅大瘡，要是排隊走起路來，步伐都無法整齊。

有的不煙妓，而去抽大烟，一抽上大烟，就不能按時上課了。若是頭天晚上住在烟館，第二天來上課非常有精神，和先生故意搗搗亂什麼的，特別透着活躍。到了傍午，漸漸癢上來，可是不成了，兩隻眼睛紅紅的都要睜不開，連着打哈欠，也沒有精神問先生，看着書也看不見，根本書就沒有帶着，昨天落在烟館裏了。到第四學點了名，便溜出來，——溜出來還好的一點，乾脆堂堂走了出來，教員連管也不放管，點過名一看，教室裏剩了四五個人了。這四個人倒不是用功的，而是出來沒地方去，還不如在教室裏看看小說。

(二)

寒假到了，有一班學生始業開始畢業考試。學生每天到烟館裏跑，功課如何記



得？到了這時，學生不但要求限制題目，並且乾脆要教員說，當場准許拿書明抄，不然一齊交白卷，給先生難堪。先生這回很客氣的說：

「拿書抄也沒有關係，不過聽說這次畢業考試是很隆重的，省裏教育廳方面，非常注意，已經給這兒打電報來，令縣立高小校長，和教育局長，到校監考，同時師部參謀長也來，你們想拿書大抄，恐怕辦不到，誰抄書叫人家記下來，報告廳裏，學校既受處分，你們也畢不了業。所以我勸你們最好看看書，就是這一回了，你們就破例開一回夜車，差不多就成，我會給你們及格。」

學生一聽，有些着慌，畢不了業到沒有什麼，畢業後走到社會，仍是沒有事作，還不如在學校裏安身。可是一班的名額有一定的，因為火食的緣故，降班無處降，畢業又不能畢業，這才着慌。後來他們想出一個辦法來，乾脆請先生們先把題目都告訴他們，他們都作好了，背下來，到時候一應寫就得了，假如太太都交白卷於先生面子也不好看，是不是？先生也樂得的多一事不少一事，還有半個月他們就離

校，犯不上犯罪他們而影響飯碗。

考卷問題算解決了，然後又討論伙食問題。伙食本沒有問題的，不過因為他們就要畢業了，畢業之後，便馬上離開學校，而學校的辦公費和學生伙食費却還多領一個月的，這一個月的伙食，這一個月的伙食雖然沒有吃但不能便宜學校，也應當要出來大家分分。學校呢，當校長的差不多在這時候賺點辦公費什麼的，當校長的幹什麼？不就是為賺這點辦公費和伙食費教員薪水的嗎？比方這班經費從教廳領到春假，而寒假這班就停課了，解聘幾位教員，這薪水不就可以入校長的腰包了嗎？教員不大大叫這個真兒，而學生們却叫科學一得很，不願伙食費叫校長扣下，他們想預先由學校支走。

大家為這事討論了好久，皆因關係到錢的問題，就不免聚精會神，的特別注意了。他們在食堂開會討論，校長和自己部下在校長室也開會討論。他們簡直一籌莫展。皆因現在學校沒有多少現款，下月的經費還沒有領來，連教員的薪水還不能給

，辦公費不夠每月用的。這是校長這方面說出來的，真究竟是真是假，無法來證明。

校長叫周子恒，別人給他起了一個別號叫「野渡無人」，野渡無人周子恒，不是很有詩意嗎？周校長子恒先生有四十歲的樣子，白淨而皮，臉很光滑，沒有鬍子，不知天天刮鬚是全拔了去。眼睛特別有神，偶爾一瞪眼，倒顯有些威嚴，可是眼睛老瞪着就令人感覺不出怎麼威嚴來了。體格很健壯，說話也沒有什麼毛病，資格是高考取過第一，學識也很有「兩下子」，沒有嗜好，按說這可以是一個全材了吧，而然世事往往不能十全，造化弄人，好像故意叫他有缺陷，他好色而貪財。有這兩樣嗜好，那就把他一切都毀了。他聰明，聰明反被聰明誤，所以他到底不能成一個好材。

會計姓章，叫步青，那個縣城裏說話，念成「賬不清」。他是周校長的近人，當然會替是非校長的近人不可，若不然怎麼作弊賺錢呢。章步青是校長太太那方面的人，為人聰明，瀟灑，荒唐，周校長不太放心，不過太太的面子，不好不用。因

非他總疑心章步青和太太有什麼「眼不清」的地方。

除了周子恒和章不清，還有兩個人，都是校長的鄉親，一個是庶務郎先生，一個是教務員裴先生。郎先生有三十歲，而看着比周子恒年還年歲大，裴先生二十幾歲永遠是沒睡醒的樣子，說話也烟不出火不盡的。

「這羣學生們也太無聊，學校那裏有錢？下月的經費還沒有領來，學校裏一點存餘沒有。他們若是要活人腦子，這裏却有。」周子恒校長表示決心和學生一幹，「打出活人腦也沒關係，要錢沒錢。要命有命。」

可是留神他們鬧風潮。」章步青最怕學生，他吃過許多次虧了。

「鬧就叫他鬧去，做若甚鬧風潮，一個也叫他們舉不了業。」周子恒真有點恨他。過了這三年叫他們鬧的少賺多少錢！到了畢業，不能賺他們的錢，他們倒要賺校長的錢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周校長說了閉會的話，一個人回到家裏去了。他的家就在

學校裏面，標着他的太太和一班女生，住在另一個院裏，所以風光很好。校長不愛上朝。因為有個嘉宮六院，每天鶯聲燕語，好不陶醉人呀！

校長在宮裏一呆，章步青有點着慌，周子恒這甩手一走，彷彿故意擠兌章會計一下。

學生的會也開完了，決定是願意先支的就先支，不願先支的隨便。可是誰有不願先支的？他們的理由是把伙食費擱在獎勵費裏，每人都可以寬裕一些。他們在考試後，要到別處參觀一下。或是南京，或是北京，或是上海，究竟到那裏還沒有決定，不過伙食費要先支取的。先解決這個問題再說。問題多得很，每個問題都可以鬧鬧風潮，大解悶。

於是大家亂拿了手錶，到會計部來了。章步青一看，頭都暈了。

「章先生，我們來支下月的伙食費。」學生鬨起哄着。

「哎呀莫得錢呀！」章步青作出着急的樣子，「下月的辦公費還沒有領到呢

。「學生不聽這套，說這廢大興校沒錢，誰信呢？無論如何，也得有存的，不能一點兒也沒有，即或大家支取一半兒也成。」

「錢還有二三十塊，」章步青說，「可是還得預備先生們的火食，不能叫先生們餓着。」

先生們手裏都有錢，餓不着。有多少拿出來多少來，大家先沾潤一點兒好了。」

學生一再讓步。

「那不成，先生沒火食也不答應呀。」

「你去找校長要。」學生給他出主意。

「校長也真得錢。」

「到商會去借。」學生的方法真多，想得也真週到。

「人家不能再借了。」

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學生有些發怒，「你是會計不是？會計不知道弄錢？」

會計不

子……」

「我是會計，我得先有錢哪，沒錢還會計什麼！況且你們的火食費也沒有到日子……」

「混蛋，教育廳就不知道要放假嗎？他能故意不把錢發下？都是你們故意拿着錢放着吃利息，一動兒的延，延，延到放了假，大家等都等了，只好回去，這錢便入了你們的腰包，是不是？趕快拿出來，不然留神挨打。」

「實在莫得錢哪！章步青踩着腳說。」

「別跟他費話了，拉出來綁上他！」

「你們打死我，我也莫得錢。」章步青已作尾聲。學生蜂擁而進，把他拖了出來，一直拖到祠堂，把章步青綁在柱子上。仍是問他有錢沒錢。

「還有幾十塊錢，作先生們的火食的。」

「你把這拿出來，由我們學生負責。」

「你們負責不……先生同校長一鬧，校長找我不答應，我怎麼辦？」

「你只要拿出來，我們就有辦法，我們都有法子，蓋上圖章，早給睡不給。」  
那我也得先徵求校長同意。我不能隨便支配。」

「只想你拿出來，我們同校長去說。」

「你們先同校長去說不更好嗎？」

「這條伙溜頭，打他！」有的就拿了一條皮帶過來了，這時可也就有人報告了校長，自然，任何團體也免不了有奸細的。

周校長得到這個消息，如果不管，實在太不像話，何況周太太先急了呢？假如周子恒在不言語，周太太能够跟他吵。其實吵他到不怕，有時他還同他太太吵，不過在學校裏吵，不大合適。他想了半天，只有請李先生出去調停，他認爲除了李先生誰也不能了。

(一)

李先生叫文光，是個音樂教員，他在這學校裏，最受學生歡迎，因爲他教的功



課有興趣，吃飽了唱唱，省得睡覺。何況李文光除了教唱歌以外，還能教些愛情的曲子，皮簧，小調，以至於河南墜子，他都能來兩句。

學生對於唱歌，記得不大熟，而愛情的曲子和小妹妹逛花燈的癡迷調，却唱的很熱鬧，不管是在教室裏，在運動場上，在女同學跟前，裏裏外外，都聽的見這種歌。所以這學校能够歌誦不輟者，未始不是李文光先生的功勞。不但這樣，李文光因為學生老爺不好惹，他時常領着好出風頭的幾個學生，出去作課外活動，或是吃個小館子，或是到那個同學家裏打打小牌，於是師生感情，頗為融洽。上學期學生開大會，討論教員的免留問題——關於教員的免留，取決於學生大會，校長沒李有這權利的——只有李文光算是被挽留的一個人，雖然李文光並沒表示辭職。

在幾次月潮，訓育主任都沒有辦法，全叫李文光歇了下去。所以周子恆非常信任李文光有彈壓學生的能力，當訓育主任告病的假時候，往往叫音樂教員來兼代。

即訓育主任請假，備員了，他，校長也把學生叫到李文光屋裏去談談，——他們

叫「談」，不叫「談話」。

李文光雖然得學生的擁戴，但他並沒有什麼野心，並且他還真替學校賣力氣，希望學校好起來。周子恆批過他的八字對於自己也沒有什麼妨礙的地方，所以他極端的放心。

到這時候周子恆也只好派聽差的去請李文光。

李文光正在屋裏和先生擺象棋。裴先生的象棋癮很大，他自認爲是全省的「棋國手」，可是他的棋國手是從「回棋」得來的，往往一盤回二十幾着，一着回二十幾步，重圍圍差不多，沒有個不贏棋。可是李文光更壞。他若是要吃裴先生車的時候他且不吃車，因爲準知道一吃車他就回棋，他在這時先吃馬，馬，吃馬不成再吃車，裴先生當然不能叫吃車，就得回棋，回棋却丟馬，那也就沒有辦法，那能都一個都不叫人空吃呢？於是李文光便使用這種戰略，常常勝裴先生。而裴先生總不服氣。

今天裴先生在校長室開完會，他又找李文光，來擺棋。他們在擺着裴先生已經

輸了兩盤，輸得有點火兒，這盤特別仔細費力氣，步步先着，看着形勢覺得力，這時校工進來說：

「李先生，校長請你老過去！」

李文先要站起來，裴先生却攔他不要去，說校長沒有什麼事，擺完這盤再去也可以。他又對校工說：

「你說李先生有點事。一會兒就去。——老李。我可登着你的砲呢。」

「我認輸了成不成？」

認輸不成，非得走到底，我贏着才踏實，這樣你不承認，我沒有把柄。裴先生真認真，他非要贏李文光一個心服口服不可。

「好吧，這盤你未必贏的了。」李文光說着又坐下了。校工也只好走開去。

過一會兒，周子恆親自來了，說章步青還在綁着，最好早一點去，李文光見校長親自來請，只好把棋停止，問怎麼一回事。周子恆把與牛要支去食費而綁章步青

的事一說。

「那麼校長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只好叫他們放了步青，叫他過河去借。」

「好吧，我就去說。我現在成了說票的了。老張，這盤你又認輸了吧！」

「認輸好？」張先生不服氣，「這盤是我贏的棋。」

「你非輸不可，便宜你，算這盤和了吧。」李文光說着跑出去了。張先生氣得直哆嗦，眼看要贏的棋，叫校長擾散了，他仍看着張某發怔，半天，他才抬起頭來，却看見周子恆瞪着兩隻眼睛看着他，四目相視，他不好意思的站起走了。

風潮的事，由李文光給解決了，學生把章步青放走了，由李文光担保他不會逃走。其實學生也知道光綁着他綁不出什麼來，只是嚇唬校長，叫他想主意，有了台階，自然先放了他，叫他們過河去商會借錢。

出縣城不遠有溝河，過了河有個集子，雖然叫集子，可是比縣城還熱鬧，因為

那是水陸碼頭，不但商店林立，連娛樂場也都有，長途汽車站和商會也設在那裏，那裏便成了全縣的經濟中心了。

章步青便到商會去借錢。

#### (四)

這個問題算是解決了，學生又討論關於參觀地點問題。這個問題討論得時間很久。學生對於學校行政，如有開會討論，差不多是一致的。惟有這個問題，却始終不能解決。原因很複雜，而其實也是很簡單。

有的主張到北京，說北京是文化中心。有的主張到上海，他的目的是爲逛一逛。開開眼界。有的主張到西湖，西湖風景美。有的主張到漢口，因爲學校離着漢口近，省錢，旅費用不了還可以嫖嫖窯子。有的主張到南京，因爲南京有一個親戚，順便可以訪訪。有的主張那兒也不去，因爲他有煙癮，走遠路太不方便。他們在這時多不顧了團體而自私起來，沒有外界的壓迫，他們便永遠是這樣的散漫。

地點很久不決，而領率的人，大家却一致推舉楊懷茵先生。楊懷茵是女生部的訓育主任，兼着男生班的生理衛生課程。她是全城最美麗的一位女人，即或在大大市裏，她也是很美的一個。以這樣美麗的人，住在這個古香古色的縣來，越發有一種不調諧的美。

她的丈夫姓牛，叫牛成文，是本校一個極富有官僚習氣的教員，他教史地。他本來是什麼軍官學校出身，作了幾年官僚，因為年青，總想把人頂下來他幹，因而失了業，有人給介紹到縣城來，想謀個局長科長什麼的，不想全沒有位置，結果因為這學校添班換教員，把他又介紹到學校裏，教史地的功課，他只能教史地，雖然他連史地都沒有研究過。

周子恒批他的八字不大好，他專門想打倒別人他來幹，於是對他不放心，他鼓勵學生，叫學生驅逐他。後來他一見牛太太楊懷茵校長的美麗，便立刻把這個主意取消了，不但取消，而且把楊懷茵也聘請進來，擔任女生部訓育。楊懷茵進到學校

，天下從此多事矣！

畢業生旅行參觀率領人，學生主張是楊懷茵先生，而校方主張牛成文。周校長這次發了誓，他甯肯不幹都使得，這回不能聽學生的意思叫楊懷茵同他們旅行。他一方面請李文光對學生遊說，最好叫牛成文先生帶去，牛先生遊歷又廣，見聞又多，他帶去最合適。李文光也以爲學生旅行叫一位女人帶着，有種種不方便，況且學生的年歲，有的比楊懷茵先生歲數還大，又況且女生部訓育事離不開人，又況且周校長極力反對，又況且……

他對學生一說，學生本來是瞎起哄，他們也知道楊先生根本不能同他們去，他們這種要求，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。萬一成爲事實不是旅途上更不寂寞了嗎？既不成，也就算了。

周校長所以極力推舉牛成文去，自然也有原因，牛成文帶學生走了，這裏光剩楊懷茵一個人，近水樓台，豈不很什麼的嗎？

牛成文也願意去，當然他也有他的打算。第一，他先不上課，各處玩玩；第二，他也可以多領一筆旅行費；第三，他算接近學生，始終沒有機會，這次由他率領，他可以順便遊說學生回來打倒周校長，叫他來幹，裏邊職員統統都換，畢業生不願升學的可以留校服務，學生沒有不幹的。他想好了這個主意，他便答應了這個職務。

過了幾天，畢業生的考試馬馬虎虎而降重舉行了，章步青把他們的伙食費借了來，點名發放。牛成文便帶着他們離校。地點是南京，因為牛成文說南京他最熟了，到那裏他可以領他們參觀妓院。學生一聽，十分歡喜，這一班人出發，只有一人請病假沒有去，他是個癩癩楊梅大瘡。

這班畢業生走了，學生立刻感到輕鬆多了。

周子恒校長，非常迷信八字，可是他有時又覺得八字也不甚可靠，凡是他得意的事，他都深信；凡是他要倒鑣的事，他都覺得不可靠。他自己會批，他說他是以



科學的眼光來研究的。他批自己的八字裏，這月要走「沐浴」的運。沐浴的意思並不是洗澡，沐浴兩字在八字裏是「羅曼司」的意思。

羅曼司必須有對像，光是一個人怎麼能沐浴呢？於是周子恒便把楊懷茵的八字要來，仔細一批，果然她這個月要走桃花運。「桃花」兩個字的意思，和沐浴一個樣，男曰沐浴，女曰桃花。既然自己要沐浴，而楊懷茵又犯桃花，這無疑的是天作之合呀！

他又非常憂慮，因為他知道李文光也要走沐浴的運，大概是春天作崇吧，怎麼都趕到一塊兒了呢？他將暗觀察李文光的行動，看他也沒有什麼異樣，除了上課，就是和朱先生爛象棋，偶爾和他談談，他也沒有什麼表示。於是他才放了心。

事情是多的，光叫周子恒辦理這一件事，便早就成功了，偏巧這時教員方面又發生風波。原來章步青爲了應付學生的伙食費，把錢都給了學生，過了兩天，教員的伙食費沒有了。教員沒有伙食，焉能教書？本地教員也說有辦法，可以回家吃飯。

，那多半由外邊請來的先生，便全餓起肚子來了。有的先生就主張罷課，大家響應。其實那位先生手裏，不能一個錢沒有，自己先買着吃，或是攤出錢來照舊繼續火食，也可以維持一月半月的。但先生們也有理由，先生們說：

一校長有學生三先生，太給先生難看了。三先生的火食費給了學生，這叫什麼事呢？先生就可以餓着肚子嗎？校長這樣逼學生，我們不怕，我們不能因為學生罷課而把我們的火食費給了他們。二

本來學校除去假期禮拜日等等，學生就上不了幾天課了，再有什麼週年紀念，春秋旅行，先生請假，校長過生日，參加運動，統計起來，一年未必能上兩個月的功課，何況上課的時候，也同罷課差不多。這回先生一罷課，學校更不像學校。

李文光覺得這樣不對，無論如何，不能耽誤學生的課業，火食費是校長的關係，與學生無干，何必因為校務一點事，而犧牲學生呢？他把這個意思向先生說，並

且說先生罷課，於面子上也不好看，倒好像先生不能教了，叫學生哄下來。

他一發表這樣意見，立刻就得罪了好多同事，有人說：「我們這個團裏有奸細了！」李文光一聽，十分難過，他也就不言語。

「這樣吧，」有一位徐先生出主意，「咱們上女生班的課，不上男生班的課。」這簡直是開玩笑了，可是徐先生是鄭重其事說的。徐先生有四十多歲，教國文。教國文差不多是老學究的多，可是他不然，穿着西服，挾着大皮包，他善於教白話詩，也只能教白話詩。有時也能教學生填一兩首西江月什麼的。他喜歡上女生的課，他說上女生的課有益處，連着上兩個鐘頭，一點也不覺得累。

大家對於他這話，只好一笑置之。可是徐先生當真願意教女生課，而不願意教男生課，男生時常拿他開玩笑，上課時永遠沒有規規矩矩的。

先生這一罷課，學生更得其所哉，在教室裏拉胡琴唱戲，有的打打鬧鬧。訓育主任告病假在家抽大烟，校長是不在校，不知上那兒去了，整天不在校，找也找

着，先生却盯着小牌，雖然沒有火食，但也沒有餓死。學生滿街跑，跑膩了回到學校吵，吵膩了又跑出去繞大街。後來學生都感到上上課也好了，可是先生們還罷着課。那先生也不着急，天天找李文光擺象棋。

「考李，殺噯！」裴先生找李文光沒有第二句。

「老婆，你還殺得下去？現在學校都成了什麼樣子？」

「管他什麼噯？反正到時候我們得拿錢。」

「不能那樣噯呀，學校若是散了夥，誰也拿不了錢了。我得去找校長，他完全不管這事不成。學校比公寓還亂了，公寓到時候還得開飯，這學校一點不像學校樣子了。」李文光說完，他便去找張訓育主任。張主任不住學校而住在外裏，因為他有一口煙癮，他知道先生們罷了課，校長無影無踪，乾脆他也不來了。李文光找他來，他正點在煙盤子旁邊。

「來，這邊坐！」張主任躺着，拿着煙槍指對面的椅子。彷彿教鞭似的。

「咱們的周校長失蹤了嗎？」李文光一邊坐在欽定的椅子上，一邊說，「怎麼許多日子也不上朝了，學校都不成樣子了。」

「我也莫得辦法，連我找他都找不着。我比你們擔負都重，你們就是身去口去，我還得管它裏嚼殼，我這口煙也比你們費得多呀。我再有三天找不着他，我也得走人，這簡直的不像話了！」

李文光聽了他這官場堂皇的理由，真無法再說什麼，他又來到學校女生部，因為周子恆室裏是住在女生部裏的。他走進那個院落，見幾個女生在太陽光下晒着，又明又笑。她們見了李文光進來，便一齊圍了上去。

「李先生，給我們上課來了。」

「不，我找校長有請事。」

「先生爲什麼不給我們上課呢？」

「不是我不願意上，這是別位先生的意思，我不能不隨着，如果我一個人上課

，也不合適。」

「怎麼不合適？」學生到底天真的多，「就說我們大——請李先生上我們的課的」

「那也不成。」

「這樣得了，」有個學生出主意，「季先生不必給我們上課，每天來教我們跳舞吧！」

這更不俊話，先生不上課，可是天天教女生跳舞，這簡直是笑話了。李文光搖  
轉頭便往校長房裡走。

校長不在家，「有個學生。」

「上那裏去了呢？」

「我們也不知道，走了好幾天了。」這是大家一塊兒回答。李文光仍舊往裏走，他相信校長太太一定知道。

「李先生來了，請裏邊坐！」周太太和章步青一塊兒迎出來。

「校長那裏去了呢？」李文光頭一句便問校長。

「莫得消息哪！」章步青回答，「我們等着好不着急。大概也許到省裏去了。」

「到省裏用不着校長去，再者校長也得留下話，那有不言不語就走了的？」

「現在他就一聲不響的走了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沒有辦法也得想辦法。」李文光有點着急的樣子，「現在有許多人都要活動這個校長位置。和校裏邊我不便說了，暗中有人鼓動學生，學生早告訴了我，不過不大容易成功。可是校長若不照面，也很危險。校外的人現在也有人正在活躍，這是非常可怕的。他們一方面買動了學生，一方面在范師長那裏告了狀。按說師長沒有管學校的道理。可是他又管起來，也是沒有辦法拒絕他。並且暑假也快到了。省裏也要派人來視察。一見學校情形，往廳裏一報告，那校長非得撤職不可。這樣危機四伏，而校長竟隱匿不露，他這回怎麼這樣不精明了？」

周太太一聽，果然有些着慌，可是到底怎麼辦，一點注意也沒有，只靜於李

文光。李文光說只要先生一上課，學校的秩序一恢復，就說校長到省裏去了，同時再尋找着他，這先解去一半危機。

「那麼就請李先生轉達各位先生，大幫忙，趕快復課就得了。並且這也是大體的事情，大體的飯碗呀。」周太太把這責任往李先生身上推。

「我可沒有這力量，我也不能叫諸位先生上課。」

「那麼先生們怎麼才上課呢？先生是不是來教課的呢？」周太太反而有意責問下來。

是的，先生是爲來教課，可是先生不能餓着肚子教課呀。」

「那麼怎麼辦？校長不在。」

「請章先生再挪借一筆小款，只要能維持先生的火食，先生就可以上課。」

周太太望着章步青，叫章步青想辦法。李文光表示只要章先生把火食開了，他就能勸先生們上課。章步青只得答應這就去借，就說校長到省裏親自提款，來到就



還。李文光又見了諸位先生，說學校可以開火食了，同時他又說到利害關係。同時也聽說范師長要來學校參觀，他若看着不如意，不管先生學生，拿棍子就打。先生們也不怕了。有了這機會，便又從新上課。頭天上課，教室裏沒學生，因為學生還不知道，二來打鐘的校工也出去了。現把打鐘的校工找來，到宿舍裏搖鈴鑼，請學生們上課，這學生才溜溜滾滾到教室。還有許多不知道的，又派人到烟館等處去找，漸漸才找齊了。

可是校長仍無消息。

學生玩得慣了，不上課覺得無聊，上了課仍是無聊。於是又想出一個又玩又讀的辦法：籌備歡送畢業同學游藝大會。

歡送畢業同學，名正言順，開遊藝大會請各界來賓，也給學校增光，學校應當特別加以資助，學校草龍無首，開校務會議，由訓育張主任暫行代理校長職務。雖然不是真校長，但能代理，也總算是個領袖。張主任的領袖慾很大，他高興極了，發買學生的歡心，當然贊同學生的提議，只要學生在學校門裏不往街上跑，幹什麼

挪成。

學生立刻開會，先舉出籌備會委員來，由各班各派數人充任，然後由這委員會起草弄簡章，聘請大會職員，演員，等等。凡是大會職員及演員，均可以不上課而不作缺課論。

情況是非常緊張而熱烈。籌備會的地點在女生宿舍旁邊。自然，大會職員裏也有女同學參加的。平時男女同學連看一眼都很難，現在能夠在一個屋裏辦公，那是多麼寫意的事呢！

大會分什麼總務，宣傳，文書，庶務，會計，遊藝等部，每部下又有科，每科下又有股，像什麼唱功的樂術量音部共一股，這大會職員差不多佔全校學生的半數。那半數都是演員，即或來個日琴日琴，也是演員一份子。人這樣多似乎都分配不開，有許多都兼着職務呢。

舉全校學生，都努力準備着萬事，沒有一個上課的，仍等於罷課一樣。想出去

玩的，籍口買辦，仍跑到大街去溜達。不過這回學生精神不像以前的散漫了，而今多有個精神寄託處——就是大會籌備處。

籌備處才兩間小屋子，而要進去一二百人，各股的辦公，都要在裏面佔一席之地。這原因就是接近女同學的緣故。職員進來，不能坐着，站着辦公。也沒有公可辦，在屋裏瞎轉。除去吃飯睡覺的時間以外，這屋裏永遠是滿滿的。

後來大會又規定出標幟來，紅條的是先生和重要職員，黃色的是普通職員，綠色的是演員，有的一個人帶着好幾個條，滿氣亂跑，顯示着他職務多。不帶標幟的太少了，全校找不出幾個人來。

大會需要錢的地方太多了，而大會並沒有一個基金，那什麼錢來辦呢？學校只能給一半錢，這一半錢才一百多地錢，這一百多地錢買賣紙張，印印劇本，門票等，一切雜用，差不多費用去不少，這職員們還帶着寫鋼板的並不要錢，大家都自辦公，可是出去過沒買東西橫豎不能自己賠車錢吧？到夜裏大會不能不來顧

「夜宵」吧？而將來還要搭台呢，還要佈景呢，還要化妝呢，這都得用錢哪，錢從哪兒來？於是大家商議，沒商議之前就決定了通過的辦法是：募捐。

募捐這個辦法太好了，大會派出募捐員來，分成兩班，一班是校外募捐員，到師部，商會，縣政府等處去募捐。一班是校內募捐，向各位先生職員去募。兩班同時出動，女人募捐是最巧的主意，大概古今中外都是這樣，這是人類的本能。要不然男人募不出錢來而女人就募的出錢來這多麼奇怪呀！

大會早算好了，范師長一個人就得捐個百元上下，他一個人募款差不離够用了，佈景等等，用不着太講究，用一間就算了，所以到照像館去租最合適。化裝也用不着現製衣服，找合適的借，不合適的也可以將就。其餘那些錢，名爲稿勞費。大家每天可以買點心吃，閉會之後，還可以大吃一餐，再剩下錢就買點東西當紀念品大家一分。大家分錢就顯着不合適了。這時候還能顧到這種羞惡之心，總算還是學生。

先生們連伙食還有着問題，還得出錢給她們，心裏老大不願意，可是又沒辦法，不給她們錢，她們一鼓動男生，男生就許打教員。男生一聽女生的話，什麼都作的出來。

校外的捐款也頗順利，想利用學生作政治活動的便全願意多捐。聽說范師長不但損了二百塊錢，並且留那些女生吃了一頓飯，每個人還給一件袍料。大飽載而歸。范師長當然也有范師長的用意，他叫女生常找他太太來玩，三個太太，找那個都成。

經費是有了，籌備會比學校都闊。他們每天買些點心糖果，在籌備會裏吃，或是送給女同學的女同學也真小氣，爲了幾塊糖果，成羣成伍的來吃，說說笑笑，於是糖果變成男生的餌了。

然而職員到底也作了不少事，大會的一切，漸漸籌備得差不多了。他每天必開會議，在這會議裏，解決了許多問題：第一，會場定在操場，因爲禮堂太小，同

時一開會就沒地方吃飯，至於筵子則在大會時完全搬到會場，吃飯本來是站着吃，筵子可以不用。第二，時間定規在晚飯後，一直到夜裏，夜裏開遊藝會，最富有詩意，尤其男女雜踏，特別顯着熱鬧有趣。第三，閉會後學校須放假兩日，以便休息。第四，學校須發獎狀、給予辦事出力同學，以資獎勵。第五，大會特請楊懷茵先生表演新舞踊。——這也不是誰提議的，全體鼓掌贊成，情緒之熱烈，無以形容云云。

演員這方面，也是奇峰突起，非常興奮。尤其女生，個個都要表演一點，於是鬧出風頭。最忙的是李文光先生，這邊學生也找，那邊學生也找，還不如上課到清閒。

演員自動參加的很多，而被請的也還有人，如楊懷茵先生便是。大會即決定請楊懷茵先生表演一節跳舞，可是怎麼去請，却是問題。由女生到三專去請，楊懷茵先生一定不允許，最好由男生去賦。這一賦就得答應，可是又不太體面。合裏的

辦法是男女生合去。男生派兩個代表，女生派兩個代表。然而還得支車錢。

這些人去的結果，把去的目的忽略了，而却帶回很重大而驚奇的新聞回來，於是變動全校，反把楊懷茵跳舞這件事，趣味完全減低，不像以前那麼熱烈了。因為這重大而驚奇的新聞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那裏，大家人人談論，甚而大會籌備的進行，竟爲之停頓數小時。

他們竟在楊懷茵先生家裏，發現了周子恆校長！

(七)

在平時，先生們到誰家裏相訪，那是很平常的事，不過仕周校長失蹤的時候，大家都在找不着他，而納悶他到底那裏去，這時却發現他在楊懷茵先生家裏，這不是一件驚人的奇蹟嗎？

連先生們也都興奮起來，不像斷了火食的樣子了，大家紛紛議論，張先生跑到李先生屋裏，李先生跑到王先生屋裏，翻來復去的說，統計起來，就是一句話：「

周子恒在楊懷茵家裏。」這句話的下面：再加上一個大驚嘆號和第一個大問號。那問號表示周校長在楊懷茵家裏幹什麼。

「幹什麼」，誰也不敢說，茲事體大，人命悠關，誰敢隨便說呢？不過誰的心裏全都明白而已。

「老李，你說校長在楊懷茵家裏住，保險嗎？」張先生這樣說。

「誰知道呢，也納悶，他在那裏幹麼？」李先生回答。

各位先生都是這種口氣，到底先生比學生世故的多。學生傳說就多了，有的盡說校長在楊懷茵先生家裏怎麼吃蘋果，楊先生怎麼給劍皮，校長怎麼吻着楊先生，說得如親見一樣。

最富有趣味而且是不約而同的討論中心的問題就是：「牛成文回來怎麼辦？」這是無法推測的。多少人在打賭，連雲先生的象棋都擺不下去了。

在這繁張的時候，周校長蒞校了。周校長的態度，仍然是那麼沉靜，不過臉色



略發青黃，彷彿睡眠不足的樣子。大受的精神，又爲之一變。在這學校裏讀書，或是在這學校裏教書，比那個學校都不枯燥，隨時都有許多材料可以助談資，開胸臆，舒筋活血。

最關心的是李文光，他非常失望，覺得學校無法再維持了，這簡直給校外問頂人的一個絕大機會呀。周校長先進到他屋裏來。

「哎呀，我們找了你許多天，學校呀！」李文光要一一的把經過說一下。

「我全都知道。沒有驚險的，你們不必着慌，我自有的辦法。我比誰也不愚笨。」周子慎說。

「那麼你怎麼公認住在物？」

「我們這是神聖的戀愛，回頭我同你說一說我們的經過。」周子慎說着，由兜裏掏出一封信來。

「你爲什麼叫學生看見你呢？」李文光埋怨他。

「沒關係，反正也瞞不住，並且我們早就打好了計劃，萬無一失。」

「那牛成文回來呢？」

「自然也有辦法。」

「危險哪！」

「不要緊，你安靜你的，你還指導着學生開遊藝會，我很感謝你這樣賣力氣，我現在可以把我們的經過跟你說一說，我們或者還有求你幫忙的地方。」

校長方要說他的情史，一羣女生跑了進來，讓着叫李文光去教她們唱那個「喬  
「橫處兩關」的曲子。

「你去吧，」周校長說，「晚上我們再談。」

李文光同着一羣女生去了。周子恒又來到辦公室。張代理校長，正在校長位子上批閱公事，執行校長任務，他非常勤苦，他希望周校長始終就不見了，然後由各位先生一擁護，他馬上便實任校長。

他正得意，見周校長進來，不由怔了。這裏最不高興的要算張主任一個人吧！

張主任最近請了全體先生吃了一頓飯，聯絡已經成功，學生方面，他也進行順利，對於這次大會，他更贊助，學生也很表感謝。他計劃着在大會那天，由學生在台上宣佈擁護張校長，當着各界人士，大家齊聲一讚，先生再聯名上呈文。他這個校長，非得責任不可。還有一個最大的機會就是牛成文不在這裏，乘着這個當兒，一舉成功，黃袍加身了。

他知道牛成文絕不贊成他作校長，因為他知道牛成文也有野心。牛成文若是在這裏，他對張主任代理校長他都不能認可。他這次率領學生出外參觀，一定是向學生活動，並且也一定成功。不過，可惜晚了，他回來的時候，自己這個校長已經實任了即或他反對，那一班畢業生也沒有辦法，究竟畢業生和在校生不一樣。況且自己發表兩個畢業生在校職務，馬上他們就得平息。他的計劃是那樣四平八穩。

這時周校長回來了，他一見自己的計劃完全失敗，不由很不高興，同時自己又

花了那麼多的錢請客，假如不成功，儉雞不成反丟了一把米，多麼冤呢。沒有辦法，強自歡笑說：

「你回來了，可把我們急壞了，最不幸的是我，一時也離不開這裏，假如你再不回來，我也不管了，學校的事情真難辦，你回來好極了，我可以放下了這重担子，多麼痛快呢！」

周校長也安氣了幾句，表示一番感謝之意。張主任又把公事一一交待清楚。周校長說：

「不忙，你先代理幾天，我還有點私事，把私事辦完你再休息。多帶住，我一定請客。」周校長對他十分安氣，雖然知道張主任的野心，但是他為防範牛成文，他非聯絡張主任不可，總且給他一點小便宜，將來還可以利用他反對牛成文。

「學校即社會，一點也不錯的，現在這學校裏，比社會還複雜，鈞心鬥角，一個強似一個。將來要展開一個什麼局面，實在可注意的。」

在這勾心鬥角中，還雜着騰麗風流的事。周校長仍不絕的向楊懷首遞着信，商量怎樣和牛成文離婚，然後她離開這裏，等着假裏周校長找到她，舉行結婚，若假後再一同回來。功成業就。享受溫柔幸福。兩個人計畫的也極週密。

無論什麼人，都覺得自己的計畫是非常週密的，再無破綻的。但是一實行起來，往往愛受障礙打擊，他們都覺得他們的計畫萬無一失，然而成功的只能允許一個人，那麼究竟應該誰失敗呢？

張主任見周校長回來，知道自己的希望全成泡影。非常懊喪，但後來一聽到周校動楊懷首的事，他竟歡了。覺得還有希望。以周校長這樣無行，這樣有失師表，推測他是不無可能的。感情這方面，那就顧不到了。因利而忘義，並不是由我老張起來和周校長不對，這回周子恒向楊懷首有這一椿事，他的關係就更受損害，非有一場戰鬥不可。那麼自己何不利用這個局勢，把他挑撥起來，然後坐山觀虎鬥，然後

他們兩敗俱傷，自己垂手可得，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？

先生幹先生的，學生幹學生的，山外而望，師生合作，一團火燄，而內部都是這樣分歧。學生不大愛用這個腦筋，雖然也會推測到將來有一幕驚人的表現，但是表現得什麼結果，却不願意費這思索，（八）他們只是靜觀其變。大會仍自熱烈進行着。

雖着這大會沒有兩天，牛成文領着畢業生回來了，周校長立刻緊張起來，學生們便用周校長的談話資料，給畢業生們聽。畢業生比他們同學却關心多了，他們對於這件事，有着極大興味。因為這裏有關他們的出路問題。在南京的時候，牛成文已經把他們運動好了，說回到學校，全有他們的職務，只要他們把周校長推下去，維護自己上台。畢業生們一聽，自然喜歡，他們一路上計畫着怎麼推翻周校長。回到學校，聽到這個消息，他們便更覺有隙可乘，可是牛成文還在鼓子裏，一點不知道楊懷茵已經倒在周校長的懷了。

畢業生在一起很秘密的談着這件事，推測將來的變化，假如牛成文和周校長鬥起來，究竟誰能成功，這就分了兩派，一派說牛成文絕對成功，因為周校長這回事是能影響他的位置，不必推自命倒的。一派說不然，周校長雖然作了不甚體面的事，但私行不辦公事，他的資格才能還是有的。何況現在纔是絕對自由，當也不怎麼了不得的事；牛成文究竟看人望不夠，才力也差，作教員都馬馬虎虎，何況作校長。

這兩派人爭辯，又出來一個第三派，這第三派說：周校長絕站不住，即或沒有這件事他也危險，窺伺他的人太多。只牛成文一個人同他搗亂，他就應付不暇。可是牛成文也絕不能成功，因為周校長不甘失敗，非要鬧的兩敗俱傷不可。那時，自然有第三者乘機而入。說是乘機，其實也許早在活動，這個人是誰呢？無疑的是張主任了。張主任代理些日子校長，不無野心的，將來他要拾這個落兒。

三派各說各的理由，於是也就各行其事，那時一副合作，現在各行其事，有的

往周校長處裏跑，希望周校長安置個事，表示絕對擁護到底。有的跑到牛成文家裏，仍自計劃怎樣倒周。有的却跑到張主任那裏去遊說，畢業生成了縱橫了。這一來却越發顯得熱鬧火熾。

先生們也知道這一番趣劇要發生，他們到底老練的多，坐在那裏，靜觀其變，絕不參加政治活動。可是周校長，張主任和牛成文却不叫他們安靜，今天周校長張主任到一裏閒談，聯絡感情，並表示著假絕對連聘，請各位先生安心，最好多多幫忙。

張主任到各先生屋裏拜訪，對於周校長這次行動表示惋惜，並且說一旦周校長離開這裏，他決毅然担起這個担子，來維持先生的飯碗，不能把周校長的事業落在別人手裏。他決繼續周校長的十年計劃努力下去。

牛成文把由外面帶來的禮物，一一分配往先生們屋裏送，他提到這次參觀南京學校的狀況，說那里對於先生待遇是他何優良，假如他若是校長，他非要先提高先



生們的待遇不可。同時他又說，畢業生在途中曾經表示擁護他做校長的意思，他說這還得以先生們的意思為意思，不過學校若是這樣下去，他實在不得不起來整理一下了。他又說他同周校長是好朋友，他不能得周校長把學校辦糟，把他以往的名譽打沒有了，他以為叫周校長先休息休息，俟他把學校整理好了，他再交回周校長。三方面各有各的說詞，而且全說得冠冕堂皇，先生們也沒有什麼表示，唯唯諾諾，幹一天說一天，反正這個學校無法再處下去：

事情還不僅這樣簡單，暗中活躍的，也大有人在，有的想學校的校長，有的想這學校的女學生，有的還想湯慎茵。這幕複雜的社會劇，爆發在即了。

在遊藝大會的前夕，大會遊藝舉行預演，一來是預先演一回，預防明天演壞了；二來同學們玩一夜，因為第二天是招待來賓的。

牛成文認為機會已到，便召去至近的幾個學生，商量在大會上發表打倒周校長的提議，這個消息露了出來，也不知道怎麼會傳到周校長耳朵裏。校長連忙請張主

任和先生談話：

「我如訴諸位一個消息，牛成文預備在今天晚上大會間，發表驅逐校長的提案，諸位先生都知道了嗎？」

大家一聽，都覺得一怔，有的完全不知道，有的已經知道一點，怔的是周校長怎麼越會得着消息了。周校長問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什麼意見，取什麼態度，他說：「其實並不是找周某入彀棧，我辭了校長不幹，馬上就有比校長還好的事可以作，至少他可以弄個縣長當當，校長的位置，根本就沒瞞在眼裡，不過我是爲諸位先生們設想，我若不幹，諸位先生恐怕也很難幹了。可是說也得兩說着，如果諸位先生希望我急流勇退的時候，我一定引咎辭職，也不必叫牛成文這樣費事。我還是老實話，我絕不戀棧，完全以主任先生的意見爲進退，諸位先生叫我退，我若有難色，我不叫周子恒。」

他這是反說話，拿來激動先生們的慷慨義氣，而起來打報不平，把牛成文壓下

去。諸位先生也明白他的意思，說他引咎辭職。其實他才不幹這回事，不過諸位先生也沒有一個想推周校長下台的，在誰的校長下，一樣當教員何況在周校長下當教員，究竟還可靠些，況且自己又是經周校長聘任的，飲水思源，也不能反對周校長。大抵把這個意思老實說了。

可是大抵只說不反對周校長，但也沒有說反對別人，因為誰也不願意得罪人。捧人固然好辦，於己沒有什麼損失，若得罪人那就不利於自己了。現在這年頭，誰願意得罪人呢？誰又那麼不明白？誰又那麼講義氣？人心之不古，是生活壓迫而成。即然人之初性本善，那麼舒舒服服的誰還故意去傾人？

校長見大家表明意見說擁護他，他放了心，可是他又說：

「那麼今天晚上牛成交在台上若提出打倒我來，諸位想想，應當怎樣應付好？咱們是站在一條線上的了。」

「何必等到事後才應付？不會事前應付好了嗎？」這是一位明白的先生說的，

他老怕打起來，有什麼事暗中解決了，不必打一場強的多嗎？再者說，學校若是一打起來，不管誰受傷勝利，鬧出去到底是不好看的。

「也有理。」李文光說：「假如能事先妥協，大家可以給雙方媾和，奔走和平，總比武劇強。」

「可是有一樣」，張主任反駁這提議，「你怎麼同牛成文說？他不承認，你有什麼辦法。他若反問你怎麼知道他要在大會發表推翻周氏政府，你怎麼說呢？那樣倒不好了。反而給他一種口實。不如叫他作出來，事實俱在，那麼有一鼓而打倒他，豈不容易？」

謀士是非常之多，一個比一個聰明，張主任自然也有張主任的意思，不過把張主任的意思不管，單說他講話表面的意思，也確實很有道理。

「那麼我們就只好等牛成文提出這事來，大可以叛校之罪來反擊他了？」周校長早就想好了這句話，他願意這話由先生們口裡說出來，庶顯得他校長人格優越。

僅大家始終沒有說，甚至於越說越遠，他不得已才說了出來。

「當然！」張主任頭那麼一擺，表示絕對的「當然」。

大家沒有話了，表示默許。周校長也認爲就這樣辦了，他相信只要牛成文在台上，說周校長怎麼不好，諸位先生站起來一說打倒牛成文，人多勢衆，牛成文就得上台，從此就不能到學校來了。他又問張主任，是不是得邀學生的力量？張主任表示不必，假如先跟學生說，事必叫牛成文知道，那反樣而不美。於是周校長又叮囑諸位先生到時候出席，努力合作。周校長這方面，便認爲事態不致擴大，安然而退。

這裡會議，而牛成文家裏也正開着會議，他和幾個畢業生討論怎麼舉事怎麼籌。牛成文的意思是叫他們極力聯絡同學，到時他登台一講演，同學發起響應，他利用學生這點蠻幹胡鬧的心理，當時就把周子恒騙逐校外。

他們會議的當兒，當然楊懷茵都知道的清清楚楚，她寫了信，一一報告周子恒

，叫廚房假意上街，給周校長送去。常奸細只有家裏的是最難防範。

事情是越來越切迫，時間是越來越短促，大家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。太陽移到兩邊去了。

遊藝會職員，依然是踴躍進行，後台已經站滿了人，都是來回亂串，也說不來是幹什麼。站在台上，往外看看台下的板凳，也沒有什麼勁，可是能夠站半天。

演員都有化裝的了，化好裝，在後台裏等着開幕，開幕早着呢，連晚飯還沒有吃呢。謹慎的演員拿着劇本在一個角落裏，一個人讀着。女演員由早晨就唱，在屋子裏也唱，出門也唱，在院子裏也唱，在後台也唱，一直唱到晚上，她也並不嫌累。太陽落在地平線下去了。

今天晚飯特別提前，所以太陽剛剛落就開了飯，飯廳被大會佔據作會場，臨時把教室當作飯堂，廚房方面，也特別在各桌加了幾個菜，這是早經講好的，錢昆出在學校，算作報勞的意思。加的菜一個是炒肉絲，一個是攤黃菜，一個是川丸子，

大家吃的非常香甜，真像三月不知肉味的樣子。

重要職員和演員，是另外有點心，大家不能枵腹從公，可是菜已吃得很飽，而點心又不願不吃，吃得肚子撐的慌。唱歌一伸脖子都要溢出來似的，說話都沒有底氣，只得前後台來回的跑，爲是消化飲食。

會出風頭的不那樣跑，躲在一個角落裏聊天，專等後台催請。等着大傳條貼在台前：「李宣傳股長，請到後台！」這風頭比戴着標識來回跑都強。

台下已經有人坐候開會了，這都是穩健派，反正也沒事，不如先在會場找好坐位就不動了。當然事前先清理了大小便。只有吃大烟的人，來得最晚，走的最早。若是趕到校花劉淑貞跳舞的時候來了烟癮，那才糟心。這時感到嗜好之足以累人。

大家盼着開幕，而幕老不開。後台指導爲表示權威，不能因着人家盼開幕就開幕。交際員先到校長和諸位先生屋裏敦請出席，台前單有一排椅子，是爲先生們預備的。先生到底是先生。有的先生不敢來，也不想來，但因學生的催請批評指導，

不來反叫學生不樂意，只得全來了。牛成文，楊懷茵，也都入場，大家精神爲之一振。有的立刻感到台上演劇的時候，台下也要有一幕武喜劇要演。別看大家表面上沒什麼，準知誰的肚裏安着什麼心呢？

這好像是鴻門宴，可是大家都要想作項羽。各人留神各人的埋伏，各人防備別人的動靜，會場裏暫時肅穆，私下裏全啾啾咕咕。這個說：「楊懷茵直看周校長。」那個說牛成文大概有準備而來。「這那裏叫歡送畢業同學？簡直叫受罪，誰的心也沒有安寧。倒是那些女學生，還是那麼天賦活潑，可是事情一發作，由她們羣裏先亂，能够嚇得亂噉亂跑。

大家都來齊了。天氣是熱上來，雖然晚上好涼，但人一步，更顯得燥燥，彷彿這裏埋伏着一個大炸彈，一觸即發的樣子。

(十)

振鈴開會了，大家振作起來，幕慢慢拉開，台上擺着一個桌子，上面擺着花瓶



。橫着上進一大橫布，寫着歡送畢業同學遊藝大會。台的四週互相交錯掛着萬國旗。點綴着紅綠耀眼。台角上。着一個同學，念着台旁掛着的秩序單：

「主席報告開會宗旨。」

大家一陣鼓掌，主席走出來，他是全校優秀生，所謂優秀生就會出風頭，比較聰明一些而已。立在台上的桌子後，先轉過身來向台上掛着的國旗行禮，然後又轉回身來，向校長先生們行禮，向同學行禮，沉住了氣，慢慢的說：

「諸位先生，諸位同學，今天，我們舉行這個歡送畢業同學遊藝大會預演會，我們十分愉快而且興奮，我們開這歡送畢業同學會的宗旨，意義非常重大。怎樣呢？我們同學，相聚一堂，天天領受先生的熱心指導，我們、天天在一起遊玩，那麼我們，就和親手足是一個樣子……」

「我們，一旦分離了，這是多麼難過的事！可是，我們爲什麼歡送呢？因爲他們可以到社會上作事了，可以給社會服務了……」

「所以，我們，今天，這個大會，意義非常重大……」  
報告完了，鞠躬而退，大家鼓掌。司儀又報告：

「校長致訓詞。」

大家又一陣鼓掌，周校長走上台來，比主席還穩，睜着眼睛看了看台下，鼻子裏哼了兩聲，然後低聲的說：

「今天能够很順利的很熱鬧的開這個會，我覺得同學的能力很好，很使我高興，很使我佩服……」

下而他便訓告畢業同學，走入社會上，應當如何作人，不要你推我負，不要貪利忘義。把他平日所有的劣蹟，都拿來教訓學生，叫學生別跟我樣幹，倒好像能幹那些劣蹟似的。

別人聽着，都以為他在諷刺牛成文，他也確實這意思，暗示給牛成文，表示他已經知道他陰謀，他已經有了準備。牛成文聽着，自然心裏不大管適了。

而學生呢，滿沒興趣耳朵裏去，他們急盼着遊藝趕快出現，不願意聽這講演，平常講演的時候，大家都能睡着了今天因着等着看跳舞話劇，所以都沒睡，可是都在台底下我把話來，這個說：「王三瑞的演場，下場了。」那個說：「李淑貞的旗袍是新作的。」又一個說：「張學良的嘴脣塗的大紅。」……台上的話，一點沒有聽，他們說知道是說些老套子。不過看台上，一鞠躬，知道講完了，便鼓了鼓掌。算是交待一幕。

周校長的話，就沒有發生什麼效力，因為聽下去，周主任又說訓詞，大家越發厭煩起來，台底下吡吡的談話聲更大了，那些聽場演說的聽不見，這裏也不聽了，有的故意大聲說話，爲其叫講演的人，趕快下台。

張主任的話，說的還很多，他的太專心其講演，說起來不知從哪裏有幾許多話，學生賦的幾乎要請他下台，不過知道這其應當有的程序節目，只好忍耐坐着。這時陸續還有來的，大家來回一輪坐，越發不理會台上是說什麼。

張主任好容易下了台，還有先生們彈簧，先生們平常就不大喜歡演講，有時越發不願意講，像雞皮病的，結果把李文光頂上台去。同學因為不且喜聽先生的感情還不壞，所以對於他的話，雖然仍是不甚，但也沒有起哄。假如是別的先生講，那會底下非哄起來不可。這是遊藝會，不該比賽會。

李文光的句題，略說了幾句，就下台了，大家以為就開始唱戲了。誰知牛成文又走上台來。他一上台，校長主任和許多先生們都暗笑，替他取個笑話，知道他這一台，發於有情義好意，四下裏上座埋伏着學生，只要在台上，就有個日子恒，台下就立刻響應，在那幾十幾個學生一響應，那不用領會裏面意思，當時就能把周校長打出去，一護牛成文作校長。學生們慣會來這一套把戲。

他們沒有料到，在半時是成了，今天却不然。牛成文一上台，台底下也是一遍惡聲，一遊藝會不開，講了那門子演，那些套套，平日就聽膩了。今天講的什麼勁！」大家這時候都笑看女生的跳舞都變了，不但台下的人笑，連台後的人

也等急了，化好了裝專預備出台演奏，博得彩聲，出出風頭，明天就有人追，後天就可以交一大批甲朋友。講演講個沒完，真氣死人！

牛成文胸有成竹似的上了來，手裏還拿着一張字條，那字條是寫着周校長的劣跡，十大罪惡。而學生呢，以為他這講演又短不了，一定很長，不然不會拿着底稿

牛成文先說他入校經過，怎麼關心學生的功課，怎樣注意學校的行政，這些沒聽的不用說了，聽見的就發頭疼，誰沒事聽他這老王賣瓜的話呢？台底下有不老實的便發出了怪聲；「噓！」本響應起這怪聲來。牛成文一看，不能再糾纏了，只得攪到周校長，他大聲的說周校長怎麼不好。學生互相說道：「你們的長事，跑到這裡講，給誰聽呀！」校長沉不住氣了。牛成文埋伏的十幾個學生，這時也不知怎麼好，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同學的都不喜歡講下去，如果硬要捧他，一定沒有效力。本來這時候說這些話，有點失算。平日是沒有問題，今天要碰，他講互相看，看眼神

，是不是要響應。有的說：「響應，不管成不成，也響應，我們倒盡了我們的職務。」有個說：「可是若沒鬧起來，把我們也擱在裏頭了。」那可是鬧風潮却是高興的。」這幾個人在那咕，等牛成文念完十大罪狀，一頓打倒周子恒，他便拉扯着周子，舉起拳頭，也大喊：「打倒賣校的日子恒！」

牛成文把紙條拿起來，他要大聲念下去，他以為這一來，一定引起同學們的驚心動魄，寧步這一幕轟轟烈烈的戲劇——或是悲劇。

周校長早就站起來，兩隻眼短的比較炸丸子還大，他一見牛成文把紙條拿起來，他知過要暴露他的罪狀了，他急得不顧一切，大聲喊過：「打倒牛成文！」

這辦法是急中生出的，他並沒有想到這樣喊會發生什麼的，他只是一種搗亂，把牛成文的話打斷，即或打不住，也不會叫學生們聽見，再要不靈，他就要上台御駕親征，把牛成文推下台來，即或和他打一頓架，亦在所不惜，這雖然於面子上不大好看，但至少又可以解當時之圍。

「牛成文滾下台！」周校長跟着又喊了一句，這一句，這一句之後，立刻回聲四起。

「牛成文滾下台去！」大家也照樣喊起來，沒想到學生，沒響應他，反而到響應了周校長，牛成文真是失算了，他不上台來就喊「打倒周子恆」就好了，他很懊悔，其實倘若真先喊「打倒周子恆」，同學方面，也未必響應，因為大家都在等着遊藝上場，誰也不願意爲鬧風潮把樂事犧牲，他們以爲先鬧遊藝會，等到明天再鬧風潮也還不遲，現在呢，大家反倒響應了周校長，他倒喊牛成文滾下台去，目的也是爲趕快跳舞，並沒有什麼政治作用。

牛成文還要努力挽回頹勢，他想趕快念這大罪條，一喊「打倒周子恆」，埋伏着的響應，也可以一反聲勢，現在已經鬧到這種地步，乾脆就鬧到底吧，十大罪條，念的加快了速度。

周子恆校長見他厚著臉皮不下台，恐怕發生意外，他又大聲喊了一句：

「主席把他拉下去！」

這話得聽，主席爲表示權利與威嚴，當晚過來拉牛成文走：「牛先生，請您下台！」

牛成文沒了辦法，被推下台去，這口氣存在肚子裏，十分不好受，可是他又怕腹吃了虧，假如再強說下去，學生真能把磚頭扔上來。他也不能在會場在住了，可是他一走，又覺得再無返校的希望，這回鬧僵了，以後怎麼好整呢？他下台來，才于不決，有幾塊一團的學生喊過：

「還不滾蛋；游藝會差哥兒被你吵散了。」

牛成文這才走出會場，回首四顧，他的埋伏兵，一個沒有出動，也沒有跟來。他真成了打敗仗的將軍，孤單走出來。心裡想着已被學生罵了一頓，實在有氣。非得想法報復一下不可。

會場裏亂笑了一陣之後，主席一吹笛子，幕開了，戲藝開始，大家這才安定，



精神全貫住在台上。周子恒校長的心情，才漸漸平復，手裏掐着一把汗，沒想到今天會得到這樣勝利。張主任和先生也都驚嘆周校長的洪福。但是大家知道將來還是埋伏着一個很大的危機，這危機或者比以前還要厲害些，因為大家知道牛成文是不會辭職下休的。今天他這個眼頭裁縫可以。

一隨聲聲，震動屋瓦，王學喜的跳舞出台了。大家歡笑顏開，忘了方才的一幕趣劇。

(十一)

王學喜的跳舞比周校長他們演的趣劇號召力大的多，她一出台，台底下便沒有聲音了，雖然看跳舞不用耳朵。

母的跳舞，叫不出名子來，是她自己編的，她的確有這大才，她把小時候學來的表舞歌學到一塊兒，如：

「功課完景太陽西，手持書包回家去……」

「我還有個胖胖娃娃，正在三生日，……」

「小寶寶，快睡覺……」

爲這些歌的夾板滾到一塊兒，取其重奏式美的，然後加以淘製，跳舞便成了。這種舞可以叫雜拌舞。台上看的都眼直了，因爲光看的大腿了。在那個地方，一個女人露着大腿，是用難得的。只有在台上能欣賞。總說王學喜比人聰明的地方。

王學喜跳舞下去了，台底下的雲聲，如同放着鞭炮。王學喜也喜形於色，可是到後台就撇起嘴來，一種嬌聲嬌氣的說：「我們不跳了，這樣不合適。」表示她並不以爲滿意。

「這不是跳的很好嗎，還要多好呀。你問問誰不說好呢？」大家圍上她這樣說，她立刻喜歡了，但是嘴仍舊無善。透出那麼假來。

這時由台前又來了許多人，鄉胸到後台，彷彿和王學喜說一句話都是光宗耀祖

的。王學喜看見大家把她包圍了，心裡更快活之至，可是她蹣跚說：

「一啣，不叫人家換衣服呀！」這才擠出一條路來，進到更衣室。

這時台前又變魔術。張家棟的魔術，自己作的空籠飛鳥。一個紙籠，打開門，叫人家望，裏面什麼也沒有。然後又把門闔上，假裝一念咒，然後一轉籠的頂。那鳥兒原在籠頂藏着他一轉那頂，鳥兒就跑出來了。然後他假裝向空中抓了一把，往籠裏一吹。然後打開籠子的門，然後等鳥兒飛出來。不想他一開門，鳥兒竟飛出，他不由怔了，大家也笑了。他急得以爲頂子有毛病，又來回轉了轉，轉了半天都看出毛病來了。結果仍不見鳥兒飛出。他提著籠子往外一倒，倒出一個死鳥兒來，大家全笑了，笑聲和方才掌聲一樣了。

魔術下去，是女生合唱，唱一個鋤頭歌。大三都聽慣了，聽得不愛聽了的，可是這時唱起來了仍舊有意思。這個鋤頭歌唱了五分鐘，下去了一共十幾個人，籌備了半個月，吃了多少茶點犧牲多少功課，緊張了多少心情，結果唱了五分鐘，她們

感覺到上台以前，和下台以前，心情完全不一樣。上台以前，多少天心裏都是緊張的，高興的恐懼的，等到在台上糊裏糊塗的站了五分鐘，連自己都沒有聽出唱的是什麼，就下台了，下了台之後，緊張的心情逐漸減低，恐懼的心變成了羞慚心，以為這次唱歌要博得什麼不好的批評。

「你聽我唱了嗎？怎麼樣？」見人就問。其實合唱那裏聽得那麼清楚？一直過了幾天還想着當時唱歌的情景。

節目是花樣翻新，三分一幕五分一幕。真快，一會兒的工夫就演了很多節目。裏面有一幕雙簧還不錯，是國文教員作的西江月。博得彩聲不少。

一會兒，話劇上場了，這是最精彩的一幕。劇本是同學自己編的一會兒一幕，演的時間，還沒有佈景的詩間長。然而也有意思，這就很不容易了。

等到散場之後，已經夜裏一點多了。大家伸伸懶腰，打打哈欠，走出會場。那有癢的早已就溜走了。

## (十二)

次日，學生們起來，多收行李，陸續回到校裡去了。從此學校便算放了假。學校一沒有學生，立刻覺得死氣沉沉的，門可羅雀了。

學校裡沒有事了，周校長便一心一意琢磨揚懷茵。他又給楊懷茵寄信，並且囑着牛成文不在家，他却到他家裡去。

牛成文就有耳聞了，他是聽厨子說的。他家的厨子，時常給牛太太，送信，當周校長往在他家時，他也曾伺候過周校長，他想周校長還不得買厨子的賬嗎？誰知周校長却齊齋的厲害，不但不給他一個錢，而且還挑他的菜作得不好，儼然是主人儼的。

厨子非常生氣，但關乎太太的面子，也不好發皮氣，忍着主人牛成文回來，他便一五一十的說了。牛成文聽了，當然大怒，他想找周校長拚命。但一想，自己沒有証據，若是跟他鬧起來，自己反面不好看。只有一方面倒他的校長，一方面抓他

的証據，他隱忍吞。

在大會上，沒有倒成校長，倒被逐下台來，起發生氣，回到家裡，一言不說。楊慎茵勸他不必和楊找事鬥了，大氣和和氣氣一塊兒混不好嗎？

「不，非得與他不可，省裡告不了他，我到省裡教育廳去告他。」牛成文這樣說完了，又偷奔到廚房，和厨子說：「明天我過河去，太太如果叫你傳進什麼信，你照樣給他。」厨子真不明白主人這是什麼意思，難道甘心作烏龜嗎？

晚上，牛成文和楊慎茵說，他不能善罷甘休，非得到省裡告他不可，明天就過河去，大概一個禮拜可以回來的。楊慎茵還假意攔他，但牛成文的去意已決。

第二天，牛成文過河到碼頭去了，當晚住在碼頭棧房，第二天乘汽車到省裡去。正是他打算好了的。楊慎茵見牛成文過河了，便給周校長寄封信，叫厨子給他送去。厨子因為得過主人的話，便真的送去了。

到了晚上，周校長當然來了，吃完了晚飯，兩個人相偃着談天，楊慎茵告訴他

說牛成文到省裡去告他，叫他趕緊預防一下，最好派個人趕緊追下去，到廳裡先活動好了，他告也就沒有效力了。

周校長笑了笑，他說：「告也沒有關係，此處不幹，別處還可以幹。我們正可雙飛轉宿呀。哈哈！」他得意的了不得。楊懷茵覺得他是個英雄，不禁倒在他的懷裡。

時候還不算晚，但周校長已經禁不住了，他先脫了衣服，鑽進被子裡去。還是多麼難得的機會，牛成文真是個傻瓜。楊懷茵自然有就無推。

周校長真的「沐浴」了。

兩個人在被子裡倚倚脊談情話，厨子這個氣可大了他在院中走圈兒，乾沒主意。他忽然聽到街門響，便跑去開門，一看，是主人牛成文回來了，他又驚又喜。

「周校長來了，」厨子極低的聲音說，「這時都睡會子了。」這話是多麼令人難堪，比屬牛成文更厲害。

牛成文氣滿胸膛，拿起一條木棍，一直闖進臥室，他們睡的過急，連門都沒有關。廚子在後邊跟着。

周校長正在溫存，猛的聽見響聲，回頭一看，是牛成文來了，真的大吃一驚，忙要爬起來，牛成文當頭棒喝，把周校長的頭，立刻打了一個泡，其感驟然。周校長要鑽到楊懷茵身下，牛成文把棍子遞了廚子，他過來用手一拉，便把周校長拉到地下，赤裸裸的，原形畢現，牛成文喝一聲「打！」廚子得了出氣的機會，拿起棍子，照得周校長混身便打，打得周校長直叫喚，混身都受了傷，楊懷茵嚇到了怕，一點主意沒有了。

歸於周校長給牛成文跪下了。牛成文又踢了好幾腳，周校長連八字，大概沒有看到這一番。

央求的結果，先穿了衣服，然後給牛成文寫悔過書，立即辭校長職，並且舉薦他作校長，同時叫周校長即刻離開此處，不然他就拿悔過書告他。周校長完全允諾。



了。

這件事，學生一點也不知道，等到下學期開學，來到學校之後，才知道已經換了校長。

